



謝宛儒卸下白袍入藝壇



用「美滿」二字形容謝宛儒(Dr. Julie)的人生一點也不過分。畢業於美國老牌名校史丹福大學，隨後再於美國得州貝勒醫學院攻讀醫學，成為家庭醫生，並擁有自己的診所。在家庭方面，丈夫疼愛、又有一對乖巧的兒女，事業得意，家庭美滿，對不少女性來說是夢寐以求的人生。然而，多年來一直醉心藝術的她，兩年前卻決意從美國回到台灣，暫時放下醫生的身份，全心全意打理畫廊。大概有能力的人，就是樂於接受一個又一個的挑戰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攝：劉國權

自六歲起移民美國，在當地生活了三十年，兩年前Dr. Julie回到了自己的故鄉，一方面為了照顧日漸年邁的雙親，另一方面亦盼能展開自己的藝術工作，終在2016年，Dr. Julie成立了位於台北的宛儒畫廊，在今年香港一年一度的藝壇盛事Art Central中，宛儒畫廊是參展畫廊之一，Dr. Julie帶同兩位台灣著名藝術家連建興、賴純純及新晉法國藝術家Baptiste Tavernier的作品來港參展。當天遇見Dr. Julie，一身黑上衣、黑裙子、黑鞋子，背着斜肩黑袋子，配襯閃閃生輝的銀色項鍊和手錶，格外端莊，既是家庭醫生，又是畫廊總監、聲樂家，這位女強人卻絲毫沒有一種盛氣凌人的感覺，而是散發著宛順又儒雅的氣質，正如她的名字「宛儒」。

喜愛唱歌卻當醫生

從家庭醫生走到藝術家，道路看似曲折，但Dr. Julie踏上藝術之道卻絕非偶然，她笑言也許是遺傳了爸爸的音樂天分，自小便很喜歡唱歌。「我在小學六年級便參加了合唱團，在9th grade(中三)時開始接受正式的聲樂訓練，在高中和大學期間也從未間斷，其間我經常去表演，以前我是很害羞的，可能因為經常參加歌唱表演，令我膽子變大了。」她笑說。

竟到自己喜愛唱歌的興趣，也一直接受專業的訓練，Dr. Julie應是順理成章地繼續在音樂的路途上努力進發，繼而成為享譽國際的歌唱家，但卻為何偏偏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路呢？「其實從小父母就希望我成為醫生，因為他們會覺得唱歌不能當職業，只能是興趣，而自己覺得當醫生也不錯，因為既可以幫助別人，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照顧家人。」經過一番思量，當年的Julie毅然選擇攻讀醫學，成了醫學博士，成為了現在的Dr. Julie，但她仍不忘強調一句，「But I always enjoy music and art！」

醫學與藝術，一理一文看似河水與井水，但Dr. Julie認為兩者應是相關的。在她眼

中，聲樂、繪畫固然是藝術形式的一種，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也是一種藝術。「藝術以不同的形式呈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，不只音樂、畫畫，甚至連如何和他人交談也是一種藝術，藝術是無處不在。」她說。在電視上看到Dr. Julie，想必是在她表演唱佛歌的時候，她的家人是佛教徒，從小受家人的熏陶及感染，她也成佛教徒，然而對她來說，佛教不單單只是宗教，當中的理念如對別人要慈悲、感恩更是做人應有的生活態度。在行醫的過程中，她看到不少病人受疾病困苦纏繞，因此受宗教的思想影響，她對病人也懷著友善、慈悲的心。

由於自身擁有多年學習聲樂的背景，她把聲樂的唱法套入佛歌的演繹當中，她認為，藥物，可以治療人的病情；而音樂，則能治療人的情感。「對我來說，唱佛歌是一種情感的表達，當人們聽著佛歌，他們會感到平靜、療癒，音樂也是一種治療方式，甚至會給我們帶來心靈的震撼。」Dr. Julie說。

毅然回台從事藝術創作

兩年前，Dr. Julie作了一個令旁人看似難以理解的決定——暫且放下醫生的工作，回台灣照顧日漸年邁的雙親，同時也全心全意從事藝術創作及繼續聲樂的訓練。學醫的路途遙遠而艱辛，但Dr. Julie熬過了，工作穩定，收入不錯，在一般人眼中，理應是終身職業，然而，她卻放下了原來掛在脖子上的醫生聽筒，轉為手執畫筆，Dr. Julie自言不可惜，也不言悔。

「我的爸媽十五年前返回台灣居住，以前我在美國行醫時，常常幫助別人的父母，現在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我的父母也漸漸老了，所以我希望回來台灣，照料他們。」她說。「我自己也十分喜愛畫畫，亦決意在台灣開始自己的藝術創作的生涯。」在2016年，她成立了宛儒畫廊，從事繪畫創作之餘，亦代理其他知名畫家的作品。緣分是冥冥中注定的，當她決定開畫廊時，便碰到連建興和賴純純兩位台灣知名的藝術家，隨後便一齊



到港參加Art Central。

以前經營診所，如今則營運畫廊，雖說都是生意一盤，卻完全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，但Dr. Julie則表示目前來說一切仍算順利，她會把以往經營診所的經驗套用到畫廊的營運上，因此她自言一路走來還算smooth。喜愛畫畫的Dr. Julie，其創作靈感源自於「具體派」，一個源於日本大阪的前衛藝術團體，有別於傳統的繪畫方式，該群體藝術家會運用雙手、雙腳和身體進行創作，Dr. Julie極欣賞其創作風格，因此她也會運用雙手及手指作畫，感受其無拘無束的



創作過程，今次參展作品《城市夜光》、《Dance II》及《Dance III》便是她鮮明個人風格的體現。

家人享受台灣生活

無論是當醫生開診所，還是營運畫廊，Dr. Julie均能憑着自己樂觀的心態及自身的努力，使事業一帆風順。當談起家庭，談起自己的猶太籍丈夫，及一對六歲及四歲的兒女，原本臉帶笑容的Dr. Julie更是笑靨如花，溫柔輕和的音調立刻提高了。雖然台灣和美國的文化背景、生活方式大不同，然而，她的家人卻十分享受台灣的生活。「我有一個非常快樂的家庭，女兒六歲，兒子也四歲了，來到台灣居住，我希望他們能學習中文，也認識一下我的故鄉。雖然移民到台灣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改變，但他們十分喜歡台灣，因為台灣既安全又方便，兩個小孩

也找到一所很好的學校。」Dr. Julie笑說。

還有一個人，是Dr. Julie的支柱，一直在背後默默支持她，那就是她的丈夫。談起丈夫，甜蜜的感覺自然流露於臉上。「他是猶太人，很聰明，因為他有學習computer science的背景，現在做關於手機程式的工作，他只要帶上一部手提電腦到cafe就能工作了，有時我要打理畫廊，比較忙，所以他就會幫忙照顧兩個小孩，他也習慣台灣的生活。」她說。

Dr. Julie遺傳了爸爸的唱歌天賦，而她的一對兒女也遺傳了媽媽的藝術天分，兩人均十分喜歡畫畫，也愛逛博物館。「有空時我會帶他們到博物館參觀，他們也樂在其中，有時在畫展看到一些感興趣的作品，他們會想與作品及藝術家合照。」她說。Dr. Julie既是藝術家，又是專業人士，那她以後想自己的孩子從事藝術工作，還是當一個專業人士呢？「他們的意願是最重要的，只要他們找到自己的興趣，我會全力支持他們。」

梁詠康油畫反思「飄流」標記

每日遊走在繁忙的都市，我們可曾想像過自己如同漂流於茫茫大海之中？年輕藝術家梁詠康自述常有這樣的問題一直徘徊在腦海：我在何處？他以超現實手法創作的油畫作品既是對自己生活的記錄和表態，也試圖讓參觀者漂流在想像「空間」拋卻一切既定的日常，進行自我標記的反思。

a.m.space即日起於香港藝術中心15樓的CL3呈獻本地年輕藝術家梁詠康的個展《飄流標記》，展期由即日起至4月13日。與去年的首展《唯序》相同的是，作品同樣以抽離的意識觀看世界，對都市有獨特解讀。而今次更多了他畢業後觀察體驗都市的故事完結後，將一切的累積和理解內化為個體經驗，回歸生活，不時回溯且更多發掘內心感受的表達。

密集疏離的鮮明對比

梁詠康的油畫乍看是天馬行空的故事，也多用灰沉色調為背景對比出光怪陸離的都市生活，呈現一種不確定性，這種色調是他對孤獨的理解嗎？他反而表示這更偏向於「安靜」的表達，「與顏色鮮艷的畫面相比，我相信灰沉的色調更能讓觀者安靜地思考。因為工作的原因，我常要獨自在港九新界之間行走，一個人像在城市中漂流，也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觀察身邊的人和事。川流不息的車輛、交通燈的運作、西裝革履的中環人……一切彷彿排列有序地無間斷運轉，人群密集卻人際關係疏離，成為這座城市的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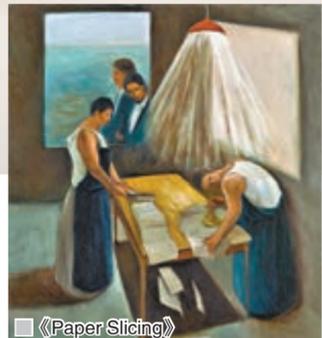
型符號。於是我開始思考自己的存在，從哪裡來，到哪裡去，現在又身處哪裡？沒有他人可代為解答。」於是這樣理解，展出的10幅作品，便是他在城市「飄流」過程中的標記。

這些作品想像或荒誕、或無稽，卻又顯現出真實世界的詭譎，讓人產生共鳴。作品大部分以敘事繪畫，畫中的場景是安排好的故事舞台，畫中人物也只是屈指可數的一兩個。在《Universal Gravitation》裡，西裝白領的畫中人是他眼中香港大都市的形象，忠實地履行被賦予的角色，在一個廣闊空間漂流向前，畫中的雞蛋亦步步趨前，向著右側前進；人和雞蛋都是生命的象徵，而手的地方似乎是畫中人和蛋的終點，提醒我們都在一個被自己定義的「盒中世界」尋尋覓覓。《Paper Slicing》靈感則來自他在寫字樓返工時期的體驗：「周圍總有同時在影印，我不斷聽到那些機器和紙張的聲音，便有了這樣『切紙』的想像。」《Up and Down》則源於他在葵涌工作室經常聽到的車輛聲音，彷彿不斷運轉永不停歇。畫中人物是被這些壓得喘不過氣嗎？「你可以這樣理解，而我卻覺得人和車正在做遊戲。」他笑說。

探究空間與人的關係

梁詠康1991年生於中國廣東，次年移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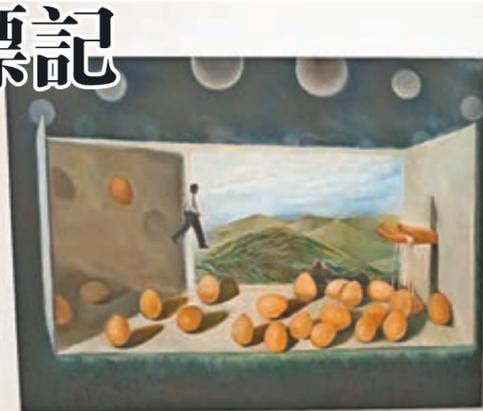
香港。自2014年從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後，他選擇在工作室專注繪畫創作，並渴望在作品中表達日常觀察所得。他內斂而安靜，對周圍的世界常抱有好奇心，所以不停觀看和思考出現在他身邊的事物，彷彿所有東西的出現都有着因由，而他則要從中尋找到屬於自己的提示。除專注創作的時間外，他喜愛教不同年齡層的人畫畫，也傾聽發生在他們身



上的故事，他認為：「藝術家不能沒有生活和人際交流，沒有輸入，便不會有輸出。但與自己推廣作品相比，我更傾向於這種與畫

廊合作的方式，使我可以不用擔心市場的事情，全心投入創作。」對他來說，環境是虛妄，真實的是自己，

梁詠康的油畫常描述天馬行空的故事，如《Universal Gravitation》。張岳悅攝



他在創作中力圖體現「空間」與「人」的概念，但空間的真實概念總是來自於人的定義：居住的場所叫家，工作的場所叫辦公室……他形容這個經驗與在無垠的大海航行相似，不時尋找標記，以了解自身的定位，同時決定前行的方向。能幫助辨認自己身在何方的可靠標記只有自己，雖然孤獨但必須前行。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